



元 遺 山 集

碑 墓 碑 墓
銘 銘 碑 表



二十六之二十八



16
2700
8



門 16
2700
8

東平

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六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頤洲校梓

碑銘表誌屬

東平行臺嚴公神道碑

歲庚辰秋七月東平嚴公籍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
戶三十萬歸於有司竊嘗攷於前世興王之迹蓋帝王之興
天將舉全所覆者而昇之時則有魁偉宏傑之士為之倡大
義建大事一六合之同異定羣心之去就猶之天造草昧龍
見而躍雲雷合勢為之先後然後騰百川而雨天下者易為
力臣主之感遇天人之參會無不然者初貞祐南渡豪傑乘
亂而起四方之人無所歸命公據上流之便握勁鋒之選威
望之著隱若敵國人心所以為楚為漢者皆倚之以為重至

昭和十一年
二月十三日
碑末

是曉然知天命所在莫敢有異志國家亦藉之以成包舉之勢故自開創以來功定天下之半而聲馳四海之表者惟公一人而已非天使之倡大義建大事以應興王之迹其能若是乎公諱某字武叔其先博之博平人後遷長清遂占籍焉曾大父啟大父祺父珪皆以農爲業妣同里楊氏生二子長彬字才叔次卽公公幼警悟略知讀書及長志節豪宕若以生產爲不足治者爲人美儀觀喜交結好施予落魄里社間不自顧藉屢以事被繫俠少輩愛慕之多爲之出死力以故得脫去癸酉之秋國兵破中夏已而北歸東平行臺調民爲兵以公爲眾所伏署百夫長明年春泰安人張汝楫據靈巖遣別將攻長清公破走之以功授長清尉東阿平陰長清三縣提控捕盜官戊寅六月攝長清令八月宋人取益都乘勝

而西行臺檄公備芻糧爲守禦計公出督租比還而長清陷尋以兵復之有譖於行臺者謂公與宋有謀行臺疑公以兵圍之公挈老幼壁青崖固依益都主將以避臺兵之鋒宋因以公爲濟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無不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公所節度矣庚辰三月河南軍攻彰德守將軍仲力不支數求公救公爲請於主將主將逗留不行公獨以兵赴之比至而仲被擒公知宋不足恃首謁先大師於軍門挈所部以獻大師時以王爵統諸道兵承制封拜乃授公金紫光祿大夫行尙書省事其年進攻曹濮單三州皆下之偏將李信留鎮青崖嘗有罪懼誅乘公出征叛降於宋公兄及夫人杜氏皆遇害明年公以太師兵復青崖擒信誅之進攻東平守將何立剛棄城而奔公始入居之又明年軍上黨宋將彭義斌說

遺山先生集 卷二十六
青崖晁海叛公公之家人復被略去義斌軍西下郡縣多爲
所脇乙酉四月遂圍東平公間遣人會大將李里海軍軍久
不至城中食且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公取河朔而
後圖之請以兄事公時麾下眾尙數千義斌不之奪而青崖
所掠則留不遣也其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李里海軍
等相望分公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公知勢已迫卽連趣
李里海軍而與之合戰始交宋兵崩潰乃擒義斌不旬月先
所失部分盡復之是冬郡王戴孫取彰德明年取濮東平又
明年太師攻益都凡公之功所在皆爲諸道之冠庚寅四月
朝於牛心之帳殿天子賜之坐宴饗終日上歡甚錫公金虎
符寵以不名又數數目公顧謂侍臣言若嚴公者真福人矣
又四年朝於和林城授東平路行軍萬戶偏裨賜金符者八

人初公之所統有全魏有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及是畫境之
制行公之地於魏則別大名又別爲彰德齊與魯則復以德
克濟單歸於我丁酉九月詔書命公毋出征伐當是時公以
百城長東諸侯者十五年矣始於披荊棘扞豺虎敝衣糲食
暴露風日挈溝壑轉徙之民而置之衽席之上以勸耕稼以
豐委積公帑所積盡於交聘燕饗祭祀賓客之奉而未嘗私
貯之辟置俊良汰逐貪墨頤指所及竭蹶奉命不三四年由
武城而南新泰而西行於野則知其爲樂歲出於塗則知其
爲善俗觀於政則知其爲太平官府而公之心力亦已盡矣
上亦雅知公不便鞍馬念其功而憫其勞視之猶家人父子
欲使之坐享康寧壽考之福故聖意優卹如此公病風痺久
人有勸迎良醫者笑曰人豈不死邪得無疾病以死足矣以

庚子四月己亥春秋五十有九薨於私第之正寢是夕大星殞於縣界人以爲公歿之應五月壬申舉公之柩葬於鵲里之新塋禮也公旣握兵柄顓生殺時年已長經涉世故久乃更折節自厲間亦延致儒士道古今成敗至前人良法美意所以仁民愛物者輒欣然慕之故雖起行伍間嚴厲不可犯至於仁心爲質者亦要其終而後見也彰德旣下又破水柵郡王怒其反復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公解之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及爲所脇從果何罪耶王從公言釋不誅繼破濮州復有水柵之議公爲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兵人併戮之不若留之農種以給芻秣濮人免者又數萬其後於曹於定陶於楚上於上黨蓋未有不然而者大兵由武休出襄鄧公時在徐邳間以爲河南破屠戮必多我當載金繒往贖之

且約束諸將毋敢妄殺有所鹵獲必使之骨肉完保靈壁一縣當廢者五萬人公所以救之者百方兵人旣素服公言重爲資幣所誘故皆全濟中有求還鄉里者悉縱遣之是冬大飢生口之北渡者多餓死又藏亾法嚴有犯者保社皆從坐之逋亾纍纍無所於託僵尸爲之蔽野公命作糜粥盛置道旁人得恣食之所活又不知幾何人矣初公之部曲有亾歸益都者數十人益都城皆獲之人以爲必殺而公一切不問王義深義斌之別將聞義斌敗將奔河南凡公族屬之在東平者皆爲所害河南破公獲義深妻子厚爲調卹之且護送還鄉里終不以舊事爲嫌其能人之所難能者又如此東州旣爲樂土四外之人託公以爲命者相踵也公爲之合散亾業單貧舉喪葬助婚嫁多求而不靳屢至而不厭肉骨之賜

卵翼之惠日積而月絜之蓋有不可勝書者矣故聞計之日
遠近悲悼境內之人野哭巷祭旬月不能罷古之所謂愛如
父母敬如神明者於公見之子男七人長忠貞金紫光祿大
夫前公卒次忠濟襲公職次忠嗣忠範忠傑忠裕忠祐姪一
人忠輔女七人孫一人忠貞之子明旣葬之三月孤子忠濟
等狀公之行以神道碑爲請敢以智愚之所共知者論次之
而系之以銘銘曰

岱宗巖巖清濟洋洋伋彼嚴公尹茲東方維大國齊維魯所
荒大安衰微元元邁凶鋤穰棘矜迭爲長雄遺黎惘然擿植
斯窮公乘其時奮從兵戎心爲著龜往返大同挾右太行以
入王封人瞻者烏我龍之從儷景同翻鬱爲雷風乾端坤倪
一廓屯蒙奔走先後莫子敢侮莫子敢侮惟公之武乃錫金

虎民汝子撫民惟天民惟公受之有內之溝職公救之大布
我衣大帛我冠斜傾我扶罇漏我完爾有瘡罷我遑我安全
革之威肅於凜秋化而陽春悴槁和柔祥風愉愉叶氣油油
河潤之溥暨於他州民拜公賜有憂斯禱祝公壽考爲國元
老如山如河受福則遐齊政方報魯婦已鬢布宣王靈繫公
是賴愛養基本繫公是戴巨室喬木式瞻誰在相彼邦民古
無遺愛有聞必先惟公之功寵以不名公名之崇巍巍堂堂
哀榮始終誰其配之錢氏孝忠在平之原龜石穹窿勒我銘
詩以對景鐘

東平行臺嚴公祠堂碑銘

有序

山東重地所在天下莫與爲比杜牧以爲王者不得之則不
可以王伯者不得之則不可以伯古之山東今河朔燕趙魏

是以就三鎮較之魏常制燕趙之生死而懸河南之重輕故又重焉方天兵南下海宇震蕩雷霆迅擊無不糜滅燕城既開朔南分裂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公擁上流握勁鋒審大命之去就一羣疑之同異乃以庚辰春籍所統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戶三十萬獻之太師之行臺形勢既彊基本斯固國家所以無傳檄之勞凶鏃之費而成包舉六合之功者公之力爲多昔淮陰襲歷下軍盡有齊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耿弇攻祝阿竇融合五郡兵光武因之以集大統以公方之尙無媿焉好問客公幕下久故能知公所以得民者蓋公資稟沈毅威望素著且嚴於軍律少所寬貸見者流汗奪氣莫敢仰視中歲之後乃能以仁民愛物爲懷郡王兵破柘下之水柵繼破曹濮怒其翻覆莫可保全欲盡坑之公

百方營救得請而後已兵出荆襄公自邳徐赴之謂所親言河南受兵殺戮必多當載金帛以贖之靈壁降民方假息待命公餽主兵者下迨卒伍亦霑膏潤一縣老幼皆被更生之賜且縱遣之計前後所活無慮十數萬人生口北渡無從得食糜粥所救者尙不論也畫境之後創罷之人新去湯火獨恃公爲司命公爲之闢四野完保聚所至延見父老訓飭子弟教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本懇切至到如家人父子初不以侯牧自居官使善良汰逐貪墨貸逋賦以寬流凶假閒田以業單貧節浮費以豐委積抑游末以厚風俗至於排難解紛周急繼困收恤孤嫠飲助葬祭菽粟易於水火冰霜化而紈袴人出強勉我則樂爲故薨謝之日境內之人號泣相弔自謂一日不可復活非策慮幅億洞見物情權剛柔之

中持操縱之術始以重典立威終以仁心爲質者能如是乎
壬子孟冬公之嗣子某走書幣及好問於鎮陽書謂好問言
先公功著興王之初名出勳臣之右虎符龍節長魏齊魯五
十城者踰二十年官有善政政有遺愛敬者比之神明報之
欲其長久某猥嗣世爵大懼弗克奉揚先德輒與參佐部曲
士庶耆壽同力一志作爲新廟以致禱祠烝嘗之敬宜有文
辭昭示永久惟吾子惠顧之好問以爲祠祭之爲大事尙矣
以勞以功三代不易之道若欒布之五杜甄子然宋登之配
食後世亦有以義起之者蜀人祭忠武侯於道陌而博士拜
章王珪通貴不營私廟而法官劾奏禮固不可以變古而亦
貴於沿人之情況乎時則縣蕪未遑人則焄蒿將見如公之
廟貌獨不可以義起乎祀典廢於一時公議存乎千載異時

有援表忠觀故事言於朝者尙有攷焉好問旣述公之事又
系之以詩使歌以祀公其詩曰

天造草昧福有幾風雲感會神與期乾龍用九方奮飛潛蛟
豈得留汗池王伯之柄魏所持金城千里山四維公籍盈數
數有畸燕趙廓廓無藩籬六合遂入天戈麾猶之歷下開漢
基楚破竹耳將安歸天官葵功絕等夷介三大藩畫郊圻大
帛之冠大布衣煌煌德星出虛危扶傷合散傾復支民恃保
障輕繭絲年穀屢豐物不疵諸侯代興公維師誰謂華高可
齊而武公司徒屈於斯眉壽保魯止於斯昔歌且舞今涕泗
人疇依乎遽奪之甘棠之蔭公之祠麗牲有碑碑有詩戰功
曰多民政慈尸而祝之寧我私公福我兮無已時子孫眾民
其世思

順天萬戶張公勳德第二碑

歲辛亥冬行軍千戶賈侯輔持順天路軍民萬戶張公勳德
碑見示謂僕言此內翰淳南玉君從之之辭也蓋自板蕩以
來我公爲吾州披荆棘立城市完保聚闢田野復官府舉典
制摧伏疆梗拊存單弱使暴骸之場重爲樂國其有德於州
之人爲甚厚如輔不敏亦得稟受成算自竭微效猥先參佐
紆佩金紫圖所以報謝者不忌食息頃而迄無萬分之補姑
取境內士庶耆壽偏裨部曲之意就公所以成顯顯焉在人
耳目者著之金石以昭示永久王君偉公之功而有取於吾
屬之誠且一故樂爲道之凡我公率族屬保壁障由西山之
東流塌以功令定興至節度雄州從經略使苗公道潤及賈
瑀賊殺道潤公殺瑀復讎散其餘黨戊寅之秋策名天朝以

功加榮祿大夫帥河北東西路以寶書錫命自千戶陞萬戶
佩金虎符順天別爲一道者亦旣載之矣惟是碑之立將二
十年而公之勳伐積益日盛而皆王君不之見者區區之意
大爲憊然考之古人初令一邑進而守一州始將千人終至
於統百萬眾若惠政若戰多其見之褒述者不一而足故有
大書特書屢書之語朝論以爲美談史臣資其實錄珪爵旂
常鼎鐘竹帛於是乎張本有如我公炳河山之靈會龍興之
運開拓疆宇爲國虎臣治民涖官威惠並舉而英聲茂實百
不宣一其於褒讚之義得無未盡乎今屬筆於子幸以第二
碑實之僕以不腆之文不足以俎豆於王君之後辭不敢當
而賈侯請益堅度不可以終辭乃勉爲次第之初公之下東
流軍滿城也滿城小而缺且無禦備帳下纔數百人恒山公

武僊會鎮定淡冀步卒一萬騎五百來攻公以老幼婦女乘城率壯士出戰敵不能勝然未退也後數日公策其老且怠遣人假爲輜重聲言救兵至自西山曳柴揚塵鼓譟其後僊軍果驚潰公追擊之遺尸數十里是歲六月軍市川帥牛顯結高陽公張甫河間公翟哥等軍數萬來攻公登城拒戰爲流矢所中敵大呼曰射中張某矣公不爲動開門出戰甫翟哥皆敗走由是祁陽曲陽鼓城諸將帥降者二十餘城易州守盧應御下卞急吏卒每欲爲變畏公不敢發公北覲次於宣德羣不逞乃環應第攻之應挺身而逸妻子皆爲所虜復大掠于州遂據西山之馬頭砦公聞之卽棄輜重而南問之路人得賊要害曰六門堂者遣部曲任德等潛執守者而反據之故賊不之覺公先約德軍曰我砦下舉火爾卽發聲乃

率卒至砦下數賊以叛逆且諭之曰能以盧應家屬來降者當貸爾命不然無遺類矣賊且笑且罵曰盧應妻子非白金三千兩不可得乃欲降我乎公怒呼之曰吾問爾三不從則攻爾矣問之者三竟不應乃舉火攻之德等如約轉石擊砦中賊大驚以爲從天而下窘無所逃束手就縛公歸應妻子諸賊悉鬻殺之緣山反側鹿兒和和美女擔車堵牆百峯東西五峯苑家西水姑姑塢紅花谷閃堂水谷白虹白家野狸諸砦望風降附及武僊以兵來犯公與之戰一月凡十七勝每勝必斬馘千餘級於是公之威名震河朔矣丁亥之春以滿城隘狹移軍順天順天焚毀之後爲空城者十五年矣公置行幕荒穢中日以營建爲事繼得計議官毛居節共爲經度民居官府截然一新遂引雞距一畝二泉穴城而入爲亭

榭爲池臺方山陽則無蒸鬱之酷比歷下則無卑溼之患此州遂爲燕南一大都會無復塞垣之舊矣京城之役守者屢出接戰我軍不能前一日公被重鎧躍馬橫戈而出大呼謂諸帥言公輩平時陵轢同列以驍果自名乃今蓄縮不進虧喪聲實氣岸果安在能從我卽同入陣不然爾後當尊事我勿復故態爲也諸帥無應者公卽馳入陣中呼聲所及無不披靡出入數四而氣益壯歸德之役城中兵夜所營並隄而進其鋒甚銳北面守者不戰而走多溺水死西北一軍俄亦奔潰公命軍士繫舟南岸示無還意因諭之曰我輩得舟亦不得濟濟亦不能免惟有決死而已眾心乃定命一卒執幟立隄上諸軍隱隄自蔽待敵下身卽力卷之敵果不敢下公命軍士先渡將校次之公殿其後竟不失一卒而還汝南之

役宋人聽節制我欲決柴潭城中兵陣於南門外決死戰宋兵瞻望不進公率步卒二十餘涉水入陣左右盪決莫有當其鋒者諸軍壯之徐州之役攻久不下宋人出戰大帥大赤令曰田四帥先入不能則張公繼之又不能則我當往旣而田不克入公率死士五十人逆擊之戰於分水樓下敵退走公追及子門俘獲數人明日急攻西南隅城旣隳缺敵以重扉覆之攻者不能上公募死士乘城擁一卒起推置扉之城隨陷論功第一邳州之役諸軍築壘環其外城中危迫潰圍而出望見公旗幟卽犯別帥軍公率兵救之敵不能出又犯別一軍公復救之敵竟敗而諸軍亦賴之以全棗陽之役公奪傅城軍壘二又奪外城據之城中人啟南門出諸軍爲木柵禦之公繞出其後敵大潰眾十餘萬多溺濠水餘軍西

走復爲史侯所襲而公橫盪之皇太子壯其勇而惜其材傳呼止之而公戰愈力迨宋兵盡乃已郢州之役城陷州人奪西門出走前卽漢水公乘勝擁之溺水者如山岡然曹武之役公將度九里關或言關路險惡宋必設伏不若候大軍與之偕進公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若止而不進爲彼所先建瓴之下吾得其便乎乃率二十騎直前果得關宋兵覺由西山之間翼而下我軍方休息不虞敵至士皆輕衣無鎧仗猝爲所圍皆倉皇失措公單騎馳突潰圍而出宋軍不敢迫遂屯曹武北之長封嶺結陣而居戰守不易緣山保聚皆攻下之連破瀕江諸二十餘所秋八月攻洪山與宋大軍遇自旦至暮宋軍潰斬統制官十三人脫走者纔一人耳光州之役大帥令公取敵壘以公喜深入戒勿親往而公輒親往壘旣

下明日而城降黃州之役道出三山寨寨高險不可土公率眾攻戰方交公引數卒潛視要害處卽引還夜四鼓起黎明至寨下會天大霧咫尺不相辨公曰此天也卽取昨所親路發后伐木橫戈而先之敵殊死鬪公奮擊之馘虜數萬自相踐蹂墜崖谷而死者不勝計遂攻黃州州之西有大湖曰張大與江通流公攻下之得戰艦萬艘選什之一順流而下循江接戰十日乃至城下營於西北隅有乘小舟來覘公策之曰此必欲伺吾隙來攻耳乃分軍爲三一竝江路爲偵伺一伏赤壁下公自將一軍陣而待是夜宋果水陸並進公遮擊之宋軍不得前會我軍合並攻之不戰而潰往往溺水死生獲者尙數百人州東門禦備甚堅矢石如雨諸軍爲之少卻大帥命公取之公被重鎧率死士三十餘輩奮戈而入守者

爲之奪氣宋人請和乃班師還及淮水南岸有保聚曰張家砦軍民十萬餘諸帥議立砲攻之公曰不必爾獨率一軍攻之顧盼之頃守卒崩潰諸將懾伏皆自謂不及也滁州之役公至自北觀從一百人而南時廬泗盱眙安豐濠州之間皆宋重兵所宿斥候旁午屯戍相望有以四千騎斂退者或勸公無行公不之顧且戰且前一日獨騎入一保聚值敵兵二千餘人環射之矢著鎧如蝟公馳突回旋每射輒中敵不能近良久從兵至合擊之敵人殲焉遂會滁之兵時大帥以城久不拔議解圍公前請曰某起身細微猥蒙寵遇擢任非次顧何功以堪之況新被異恩圖報無所知大軍在此故轉戰來會誠不能奮力於諸君之後遽爾北歸將不與初心相違背乎請身率士卒以決一戰雖死不恨也帥義而從之公馳

入圍中激斥中其鼻大帥謂公不能戰合軍繼之公裹創躍馬而出帥止之不顧率銳卒先登城遂拔自大河放而南杞爲中渾東連淮海浩瀚無際國朝方有事南鄙彼爭利舟楫間殆無寧歲朝議以杞爲上流不以大將鎮守之則一葦所航河不能廣矣公以甲辰歲被朝命節制河南路軍馬因地之形殺水之勢築爲連城分戍戰卒衝要旣固姦謀坐屈臙矇有橫截之阻而走舸無奔軼之便北安濮鄆西固梁豫公之力爲多初大軍還自滁宋境連歲被兵民物蕭條畊稼俱廢我軍爲因糧之計初不以餽饗自資北軍還間關千里道殫狼籍公一軍先事爲備故獨無饑色許鄭之間亦有儲蓄雖他帥軍亦被贍給焉軍興以來賈人出子錢致求贏餘歲有倍稱之積如羊出羔今年而二明年而四又明年而八至

十年則糶而千調度之來急於星火必假貸以輸之債家執券日夕取償至於賣田業鬻妻子有不能給者公哀而憐之與真定史侯論列上前乞債家取贏一木息而止聖度寬明隨賜開允德音四布海隅欣幸初移刺眾哥張甫牛顯皆嘗與公爲敵既歿其妻子流離無所於託公求得之皆厚爲存卹顯長子國祥以材具署爲郡守次黑子爲大官所俘公賂以金繒僅乃得歸仍歲有白金之輸自餘完復離散婚嫁孤幼周急繼困扶病助喪者日月不絕蓋不可以十百計也人徒知公席百勝之功以取顯面之貴威望崇重見者起立拜揖或周章失次而不知寇斂略平之後日與文儒攷論今古見仁民愛物之事輒欣然慕之恩拊吏民恒若不及雖笞罰之細亦未嘗妄加所謂仁心爲質要其終而後見者也僕老

經生耳何足以知兵以公之故嘗妄論之天地一氣也萬物一體也同仁一視宜莫三代聖人者若也今見之於書則曰天吏逸德火炎崑岡又曰前徒倒戈血流漂杵信斯言也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而可乎三代以來將兵者何啻千萬人孰不欲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曠然爲仁義之舉然而百姓按堵獨稱忠武侯市不易肆獨稱李良器其餘豈皆樂戰嗜殺執凶器而履危道得已而不已乎抑所遭之時有同有不

同也僕旣件右公之事且系之以詩使并刻之其詩曰

朔方幽都燕曰北門土風厚完海山雄吞戰國荆高義烈言
言鬱推行歌風流猶存維清河公殆車騎諸孫軀幹中人勇
則孟賁大安失邦南渡崩奔公乘其時萬夫囊鞬乾龍天飛
遽裂厚坤有盤者螭儷景同翻天子倚公宣力四方虎節麟

符以長戎行太行西東在所寇攘盜販黥髡自爲侯王妖狐
夜號平民晝藏千里蕭條道殣相望翩翩一軍誅鋤暴強指
以神鋒孰我敢當扇靈風之威訶禁不祥會是冰天化而春
陽王旅暉暉頻歲江濱於光於黃棘陽壽春公不以大帥自
居而矢石必親出入行間勇氣益振每戰而輒得志古難其
人公殿南藩淮海爲鄰中渾新城藎若長雲吳兒臙朦暮夜
潛軍有捩其吭去如驚鷹望見鼓旗謂公江神徐方旣平荆
楚旣同覲於王庭三接日隆何以錫之瑠戈彤弓何以命之
侯國世封臣拜稽首天子之功臣力方剛臣報未終教子若
孫惟孝與忠布宣王靈地天無窮伐石西山刻詩頌公千年
此碑當配景鐘

龍虎衛上將軍耶律公墓誌銘

公諱思忠字天祐以小字善才行遼太祖長子東丹王之八
世孫曾大父內刺贈定遠大將軍大父聿魯隱德不仕考履
章宗明昌初拜尙書右丞生三子公其仲也弱冠以宰相子
引見補東上閣門祗候泰和四年終更調衡水令蘭州軍士
判官入爲西山閣門簽事大安二年改太子典儀轉裁造署
令扈從宣宗南渡以勞授儀鸞局使俄遷太府少監兼直西
上閣門尙食局使貞祐三年出爲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改
章化軍歷嵩裕息延四州刺史同知鳳翔府事中京副留守
同知歸德府事北兵襲荆襄京師戒嚴詔公以都水監使充
鎮撫軍民都彈壓壬辰二月公之季弟今中書令楚才奉旨
理索公北歸召見隆德殿公再拜乞留死汴梁哀宗幸和議
可成贈金幣固遣之君臣相視泣下竟以某月十有七日自

投於內東城濠中水而歿時年六十有一上聞之震悼贈工部尚書龍虎衛上將軍夫人郭氏先公卒子男一人曰鈞仕為尚書省驛史女二人嫁士族男孫三人寧壽昌壽德壽女孫一人皆尚幼公資雅重讀書知義理遇事明敏雖老姦不能遁其情從仕四十年未嘗有咎贖之玷其畏慎如此死之日朝賢多嗟惜之孤子鈞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鄉之先塋以好問於公有一日之雅百拜請銘故略為次第之其銘曰
其賦材也博以通其植志也敬以恭安靜以養民敏給以赴功斯足以為賢或生長見聞者之所同至於憂國愛君存心始終裴回故都而不忍訣則藹然有古人之風

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六

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七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頤洲校梓

牌銘表誌屬

龍虎衛上將軍木虎公神道碑

生而靜之謂性靜而應之謂材材與性出於天其初則通而中有大不同者蓋性者材之體而材者性之用體喻則璞也喻則璞之雕也然性不害為不及而材每患於有餘惟其不及故勉於成惟其有餘故趨於壞人知椎鈍樸魯拙於變通艱於鐫鑿之為無所取而不知聰悟敏給敢於負荷安於墮窳為大可哀也古有之博學雖愚必明況賢者乎困而學之又其次也況不至於困者乎以是論公則學之力為可見矣公諱筠壽字堅夫姓木虎氏世為上京人五世祖朮不從

武元下寧江王業漸隆論功第一一命銀青榮祿大夫節度寧江開國之後一門世封猛安五人謀克十七人尙縣主者三人子孫以世官故移戍西北路桃山之陽因占籍撫州勳貴之盛國史家牒詳焉曾大父布苦德襲猛安積官鎮國上將軍妣完顏氏金源郡夫人大父查刺明威將軍比部詳穩官妣溫敦氏金源縣君考阿散懷遠大將軍霸州益津縣主簿後用公貴贈鎮國上將軍妣金源郡君陀滿氏進封太夫人公卽益津府君之長子也初名雲壽道陵特旨改焉大定二十九年以人門選充親衛軍騎射驍捷時輩無能出其右初著籍卽衙直點檢司泰和中元妃李氏兄弟貴寵方盛內外詔附大奴文童者以事陵轍平民市人聚觀無敢爲救止者公見之啞掌大數曰若人奴耳何敢爾邪直前擊之馬蹙

亂下奴流血被面號訴於都點檢喜兒人爲公危之公泰然自若謂同列言點檢公宮闈之長果解事當加重我或以一奴故而害正人豈久於富貴者我何懼爲喜兒召公入善言慰之曰外人見吾家鷹犬且知愛之君乃能辦此可謂不畏疆禦矣奴輩儻復恣橫無惜教督之公用是知名嘗問一策論老生曰世謂親衛軍舉不能官其病安在生言公輩年二十許隸籍又二十年乃出官四十而學從政蓋已晚矣況衛士之職尊君之外無復餘事平日唯知威制疆脅積習旣久豈復有平易近民者乎公復問然則如何而生曰公試取律令讀之公退而讀律不二三年條例及注釋問無不知他日又問生我讀律知大綱矣竊謂刑法但能治罪惡之有迹者耳假有情不可耐而迹無可尋者何以治之生曰聖人作

春秋不誅其人身子能讀春秋則治心與跡兩俱不困矣公復從人授春秋泰和中行臺駙馬都尉揆南征詔給親衛軍二百五十人以從而公爲之長破羅山得經生曹鼎從之講授從是言論開廓必非吳下阿蒙矣嘗言吾初讀律繼而授春秋因之涉獵史傳粗見成敗比死者須一見天子不有所建明可乎復取劉顏輔弼名對陸宣公奏議成誦之其彊學堅志類如此八年軍還用行臺薦收充奉職宣諭良厚大安初奉詔使高麗立節清介不聽以館妓給使令互市之利僅不廢故事而已御史上之卽日授中宮護衛尋遷之御前至寧初右承綱軍居庸詔公爲參謀數與綱議不合綱積不能平檄公從縉山高琪軍時大朝兵已薄居庸游騎旁午道路阻絕公從僮僕二三輩夜出關無一卒與俱會高琪移軍合

河公馳赴之比至而軍已潰單騎南還且戰且走僅入南山與都統與哥收潰卒四千騎二千距險而陣軍中遣譯人好謂公言我無他求止欲得馬耳公報言渠欲得馬我欲得吾人之被掠耳果以吾人見歸馬非所惜也約既定相與結盟與馬十得老幼千餘以歸以功加鎮國上將軍賜馬十匹貞祐二年扈從南遷公憤懣欲有所言而無自發之行及新樂爲上言如后車乘綵畫鮮明徒事外飾而適用之具或不足任重而致遠設有意外之變非臣子所敢言蓋積弊之極以致今日非獨此一事而已宣宗感悟詔公以便宜提控尙輦局七月以扈從勞授器物局副使一日內出鞠仗命料理之工部下開封市白牯取皮公以家所有鞠仗進且言車駕以都城食盡遠棄陵廟正陛下坐薪嘗膽之日柰何以毬鞠細

物動搖民間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仇敵在邇非所以示新政也上不憚擲仗籠中明日出公爲橋西都提控是歲臨秋公度遠近設候望河朔無警則聽河防民丁暫歸省薪糧以贍軍公私便之四年冬十一月潼關失守樞密院檄公守虎牢虎牢陵谷遷變無險可扼倉卒中作大橋以距西師橋甫成而敵至相去百舉武長兵已相接矣公橫架橋上獨當之西師十六輩棄馬潛由澗中路偃偻而上欲出公軍士之後軍爲小卻公策馬大呼後騎隨進聲勢甚張十六人者皆倉皇失措展轉澗底公下馬立視指麾後騎乘高而下顧盼之頃梟六首而還汜水東數城西師雖不侵突而羣不逞有因亂相剽竊者獨公所鎮軍民按堵如故諸縣就河陰爲立生祠樞密院別帥軍二萬戍虎牢此軍至自河朔剽掠成

俗且主帥馭之無紀律變在旦夕民謂公可恃自陳苦急公言之帥帥言我軍皆盜賊強梗之餘當以漸柔服急則生變咎將誰執公知帥不能軍縛暴橫尤甚者三人斬之以徇軍中肅然俄改武器署令五年除同知定國軍節度使事自夏陽抵潼關上下千里戍卒五萬公兼領之因上奏關輔被兵之後殘民疲於供給在所城塹之役乞以農隙爲之秦民賴焉興定二年改同知隴安軍節度使事三年改環州刺史夏人大舉入寇城中軍不能二千公以老幼婦女乘城度寇至木波地狹道險利用設伏自將步騎五百乘夜襲之寇果驚潰南走追斬千人奪老幼數千獲將領一人寇奔往西道公復邀擊之斬首數百獲牛羊萬餘慶陽總管子容以巡檢幕客再能有名馬二欲取之倚公同局之舊私遣掾屬趙以情

告公公恥以求索見污爲趙言彼部落族以馬爲死生凡馬且不可得況名馬乎於是總管者怨且慙乃誣再能有叛計遣趙掾勒公捕送趙復得以此脅再能獻馬可免罪再能率所部千人州署前望闕泣拜曰我曹受恩百年何嘗有一人萌異志者幸太守申明之趙掾在我亦不爲冤死鬼矣公欲兩解之總管愈怒馳奏再能有叛計刺史不奉府檄擁護罪人可并按之有詔京兆行臺窮治其事參知政事把公延安帥完顏公保公無他詔勿問猶以州府不相能兩罷之平涼行臺奏公爲馬步軍都總領公自以無罪橫被廢棄鬱鬱不自聊雖擢置亞帥非其好也居無幾何偕同官游崆峒遂有終焉之志不三數日遭疾疾遂革所親問後事公強起應之曰我武人不死疆場而死牀簀獨是爲介介爾此外何必言

言終而逝享年五十有一實五年七月之十一日也元光改元冬十月諸孤扶護東還權殯汝陽積官龍虎衛上將軍金源郡侯先娶夾谷氏雲陽令阿合門之女前公卒再娶徒單氏祕書監歐里白之女後公十有八年而卒竝封金源郡夫人子男五人長仲道次仲貞櫟陽監酒次仲坦閬鄉令次彭孫聃孫俱早卒女二人皆適士族男女皆前夫人出也男孫二人祖安老安女孫一人尙幼公儀翰秀偉資稟沈毅清儉公勤爲人寡言笑不妄取卽事親孝友愛諸季恩禮備至及弟兄析居公悉有以處之曰季弟通貴無俟分財其弟戰歿其孤當卹小弱弟蚤失怙恃尤可哀者孰多孰寡咸適其當公所取唯白玉帽環一雙而已曰此大門時物也在軍中餘十年與士卒同甘苦至盛夏不操扇或問之故曰古名將類

如此吾願學焉且身歷艱苦亦從儉入奢之義也或言軍士近年例無戰志殆不堪用邪公謂不然猶之鷹隼往在田間悉能自取食人得而畜之豈遽忘搏擊邪婦人女子爲氣所激尙能持刃而鬪況男子乎吾謂兵士無不可用亦猶鷹隼養之未至耳公旣耽嗜書史故親授三子者學夜參半猶課誦不已三子服教悉能自樹立有聞於時某歲仲坦舉公柩北歸卜葬於輝州蘇門北之某原枉道過好問新興授公行事之狀涕泗百拜以神道碑銘爲請仲坦從好問游有昆弟之義義不可辭乃爲件右之惟公故大家生長燕雲間州閭貴游華靡相尙公家絛鉅萬僮僕千人帷帳軒車琴筑棊槩可取諸左右而足能被服儉素攻苦食淡不變老人大父國俗眞淳之舊此一難也帶刀宿衛從事獨賢而於番宿更休

之餘爲幼學壯行之計心樂性熟寢食不廢乃如寒苦一書生雖明昌右文海內嚮化家存贏金之諺士有橋門之盛至於以衛士而治儒術者唯公一人是又一難也流品旣高朝譽旣著高墉射隼足致要津公則剛近乎仁義形於色未信不虞於謗己而奉公寧至於失名蹭蹬一麾有識興嘆使之得時行道持眾美而效之君文武志膽用無不可徒以一言忤旨不得久居中何泰和封殖之難而貞祐摧折之暴也彼以假儒衣冠生死利祿碌碌無補蘇而復上六經掃地沒世不復反以武弁待公自今觀之其賢不肖果何如也銘曰北方維強間氣維雄以宗起身而以名起宗金石獨止而無竝流脂膏共處而不自豐直前徑行之謂剛有犯無隱之謂忠匪惟公賢簡策之功丞相材官危戮鄧通北山諫書乃在

筆公使公不學無術猶當有古人之風大冠如箕鉅儒宗工
徼巡周廬實命不同乃如之人兮祿不計庸我銘墓石鬱孤
憤兮何窮

恒州刺史馬君神道碑

死生之際大矣可以死可以無死一失其當不以之傷勇則
以之害仁然自召忽管仲折衷於聖人之手斯不必置論至
於忠臣之於國義士之於知己均爲一死而中有大不相侔
者蓋不可不辨也嘗謂意氣感激眾人之所同死壽不二君
子之所獨今夫傳記所載猝然就一死以取千載名者多矣
及就其平素攷之果嘗以千載自望乎夫惟志士仁人知所
以自守也不汨於義利之辨不乖於去就之理端本旣立確
乎不拔靜以養勇剛以作強其視橫逆之來曾虛舟飄瓦之

不若控搏之變如寒暑旦暮之有常心爲權衡自量輕重知
有泰山之義而不知有鴻毛之生結纓之禮不至無取於海
隅之伏劔漆身之志旣篤不屑於督亢之獻圖孰先孰後必
有能次第之者語有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信斯言也匹夫爲諒自經於溝瀆其可與求仁
而得仁者一概論乎君諱慶詳字瑞寧姓馬氏以小字習里
吉斯行出於花門貴種宣政之季與種人居臨洮之狄道蓋
已莫知所從來矣金兵略地陝右盡室遷遼東因家焉太宗
嘗出獵恍惚間見金人挾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視因罷
獵而還勅以所見者物色訪求或言上所見殆佛陀變現而
遼東無塔廟尊像不可得唯回鶻人梵唄之所有之因取畫
像進之眞與上所見者合上歡喜讚嘆爲作福田以應之凡

種人之在臧獲者貫爲平民賜錢幣縱遣之君之祖諱迭木
兒越哥父把騷馬也里黜又遷靜州之天山天山占籍今四
世矣此地近接邊堡互市所在於殖產爲易君家勤儉自力
耕墾畜牧所入遂爲富人君之父生子三子其二蚤卒獨君資
稟聰悟氣量宏博儕輩無出其右年未二十已能通六國語
併與其字書識之泰和中試補尙書省譯史使者報聘麗夏
君卒在行中大安初衛紹王始通問大朝國信使副倚君往
復傳報皇帝賞君談吐辨捷欲留不遣君百計自解竟獲復
命其年乙里只持譯書多所徵索君白於有司諸所徵物皆
畫一供進自以身在名取之目匿而不言乙里只見衛王自
陳所以名取君者王召問君面奏不願行之意辭情懇到王
爲感動連賜之酒出內帑重幣并所酌金鍾賞之宣宗遷汴

梁乙思只再至復斥名索君朝廷幸和事可成諭以敦遣之
旨君以死自誓行議遂寢於是君相以腹心倚君頻歲遷擢
乃自常調中特恩授開封府判官進官昭武大將軍內城之
役奏充應辦使城成以勞遷鳳翔府路都總管判官元光二
年秋大兵有淡入之耗行臺檄君與治中胥某分道清野去
城不三四里猝爲游騎所馳君與其子三達俱爲所執兵人
欲降君擁迫而行言語相往復竟不屈而死得年四十有六
實十一月之二十二日也三達以是夜亡還主帥惡於坐眎
而不能救也出騎兵千人輿尸而歸三軍之士爲之慟哭官
吏士庶旦夕臨者三日葬之尋具君死節驛奏之詔贈恒州
刺史輔國上將軍立像褒忠廟歲時致祭且徵一子入侍皆
異恩也君娶馬氏子男三人長卽三達次鐸刺次福海女一

人適楊氏君嚴於教子動有成法必使知遠大者三子亦能自樹立有君之風女弟適安氏甥天合父歿後躬自教督踰於所生習諸國語洎字書授之爲它日起家之地其後馬氏宅相果有成之者己酉秋九月晦三達涕泗再拜以君墓銘見請子謂南渡以來死節之士皆耳目所接見恒艱之事固已飽聞而饜道之矣蓋君平生時每謂所親言君父之恩大矣在狄道則捕爲生口而全活之在遼東則衣食之衣食之矣又縱遣之在大興則開仕進之路而官使之官使之矣危急之際又以腹心倚之顧以盡此身以荅萬分耳是則忠義奮發不謂之素定於胸中可乎是可銘也乃爲論次之君尚多可稱弗著著所以與享於褒忠者銘曰
墓木柏松碑石蛟蛇君得所以歸而行路齎嗟莫嗇者才賦

君則多沈潛而剛愎而無華曾是象胥孰從漸摩主恩岱崧我乃負荷何以矢之之死靡它參乎吾前不磷於磨寧以四方之疆借妾婦而媵媿河源九天放爲頽波砥柱中流終古不頽彼美人兮何直去裔而卽華匪我前知神理不遐漢貂七葉其必爾家

贈鎮南軍節度使良佐碑

天興元年六月乙亥尙書左丞臣蹊上故禦侮中郎將陳和尙死節事且言臣以使事至朔方有爲臣言者中國百餘年唯養得一陳和尚耳乞褒贈如故事以勸天下事聞詔贈鎮南軍節度使尙書省擇文臣與相往來而知其生平者爲褒忠廟碑宰相以東曹掾吏部主事臣某應詔臣嘗考於朋友之際漢李陵以力盡降匈奴武帝族其家隴西士大夫至以

李氏爲媿而司馬遷亦以陵故而下蠶室蓋天倫之重美有以相成惡有以相及所繫之大如此惟鎮南之事壯矣以聖朝承學之臣之多而猥用下臣概之古人所以爲辱者臣與有榮焉謹百拜稽首而論次之按蕭王諸孫曰乞哥者於國姓爲疏屬其上世以上京軍戍天德因而家焉泰和南征有功授同知階州軍州事及階州反爲宋戰於嘉陵江之上死之是生鎮南鎮南諱彝字良佐以小字陳和尙行貞祐中年二十餘北兵破豐州執之而北時從兄安平都尉鼎亦以力戰歿入北中二人者名爲羣從而義均同父故鎮南之母留豐州而安平母事之鎮南居帳下歲餘託以省母乞南還北人以一卒監之至豐乃與安平殺監卒奪十餘馬奉太夫人而南北軍覺合騎追之得由他道以免旣而失馬載太夫人

以鹿角車而兄弟共挽之南渡河朝廷官之安平得以世爵爲都統鎮南試護衛中選宣宗知其材未幾轉奉御安平行帥府事奏鎮南自隨詔以提控從軍安平敬賢下士有古賢將之風辟太原王渥仲澤爲經歷官仲澤文章論議與雷淵李獻能相上下故鎮南得師友之天資高明雅好文史自居侍衛日已有秀才之目至是授孝經論語春秋左氏傳盡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窗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一書生仲澤愛其有可進之資示之新安朱氏小學書使知踐履之實識者知其非吳下阿蒙矣三年安平罷帥職例爲總領屯方城軍中有太和者與鎮防千戶葛宜翁鬪訟訴於鎮南鎮南在其兄軍中一軍之事皆與知之非特於其部曲然葛之事不直卽量答之葛素凶悍恥以理屈受杖竟鬱鬱以死留語其妻

必報鎮南妻乃以侵官訟於朝且有挾私讎之愬積薪龍津橋之南約不得報則自焚朝廷乃繫鎮南方城獄國家百餘年累聖相承一以人命爲重凡殺人者之罪雖在宗室而與閭巷細民無二律南渡以後郡縣吏以榜掠過差輒得罪去者相踵也議者疑鎮南狎於禁近之習倚兵閫以爲重不能如奉法之吏橫恣之犯容或有之使者承望風旨卽當以大辟奏上久之不能決鎮南聚書獄中而讀之蓋亦以死自處矣安平病久而愈明年詔提兵而西因朝京師上怪其瘦問卿寧以方城獄未決故邪卿第行吾今赦之矣明日臺諫復有言後數月安平以物故聞始馳赦之有旨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私忿未必有至於非所得答而彊之非故而何汝兄死矣失吾一名將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計天下必有議我

者他日汝奮發立功名國家有所賴人始當以我爲非妄赦矣鎮南泣且拜悲動左右竟不得以一言爲之謝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再遷忠孝軍提控五年北兵犯大昌原勢甚張平章芮國公問誰可爲前鋒者鎮南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然者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勝兵八千乘勝逐北營帳悉遷而西三軍之士爲之振奮思戰有必前之勇蓋用兵以來二十年始有此勝奏功第一手詔褒諭一日名動天下忠孝一軍皆回紇乃滿羌渾部落及中原人被掠避罪而來歸者驚狼陵突號難制之甚鎮南御之有方俯首聽命弭耳帖伏東而東西而西易若驅羊豕而逐狐兔所過州邑常例所給之外一毫不犯每戰則先登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爲重六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倒回谷之

勝始自弛刑不四五遷爲中郎將官世襲於是四方內外知方城之獄聖天子所以定國是結民心厲士氣以宏濟於艱難者至矣其當之也不以一人之私而廢萬世之法其貸之也不以匹夫之細而傷天下之功不然則生殺與奪廷尉平一言之頃而決何至歷十有八月之久耶陛下之所以御將鎮南之所以報國君臣之間可以無媿千古矣副樞密使蒲瓦無持重之略嘗一日夜馳二百里而趣小利諸將莫敢諫鎮南私爲同列言副樞以大將而爲剽劫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而士卒以喘死者不復計國家所積必爲是家賊除盡去矣人以告蒲瓦蒲瓦一日置酒手勸諸將及鎮南蒲瓦曰汝嘗短長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而盡至以比刑人時德全誠有之以不鎮南飲酒竟徐曰有之

蒲瓦見其無懼容漫爲好語云有過當面論無後言也元年鈞州陷北軍下城卽縱兵以防巷戰者鎮南避隱處殺掠稍定卽出而自言我金國大將欲見合按白事北兵以數騎夾之詣牙帳前問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大昌原之勝亦我衛州之勝亦我倒回谷之勝亦我死於亂軍則人將以我爲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矣北人欲降之斫其脛不爲屈脛折盡地大數語惡不可聞豁口吻至兩耳喫血而呼至死不絕北人義之有以馬湏耐之者云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年四十一銘曰

銘

輔國上將軍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銘

維金朝入仕之路在近代爲最廣而出於任子者十之四國初監州縣酒稅亦以文資參之故任子多至大官其不達者

猶得俎豆於大夫士之列大定以後雜用遼制罷文資之注
酒使副者純用任子且增內廷供奉臺儼直之目凡歷監當
久及課取者得他遷謂之出職如唐人入流之比是後權酷
日增風俗隨壞六七十年之間遂有愚賢同滯之嘆論者以
爲此誠選曹泥法之弊至於廉恥道喪自同商販亦爲任子
者有以來之然且以國家舊人觀之使人人有士君子之操
清慎自守不爲利惑有如吾輔國康公者其敢以今日任子
法待之乎公諱某字德璋康氏世爲遼陽人曾祖某遼澄州
刺史祖斌天會中進士仕爲咸平路轉運副使考道安不慕
榮利優游鄉里以讀書講道爲業臨終勅諸子言凡人在仕
籍豈有憂飢凍者事當從正貨利不得關諸心後用公貴累
贈輔國上將軍京兆郡侯公卽侯之長子也大定中以咸平

君蔭歷邯鄲沂州酒官明昌五年積遷樂安鹽使司管勾資
廉介動以繩墨自檢佩服遺訓無敢失墜及莅是職至家所
食亦就市買之鹽司所轄竈戶舊出分例錢以資司官管勾
歷三周歲乃成考所得不下萬緡公皆讓之同官黃思忠不
毫末取也諸管勾分辦歲課額外仍有積貯者謂之附餘管
勾私用之有司視之以爲例而不禁也及公當受代悉籍所
餘上之官使范文淵大爲驚異嘆曰康君奉公乃至此耶用
課取當遷且本道提刑司薦公材可臨民七年得陞陳留令
時旱已久公下車而雨明年復旱民大艱食而無從賑貸之
公出俸粟爲之倡縣豪傑共贊之所得至萬斛全活不可勝
計雖旁縣亦有受其賜者承安二年冬朝旨更定戶籍異時
郡縣通檢名爲聚訟豪民猾吏囊橐爲姦若新增若舊乏往

往不得其實徒長告訐而已公精敏有幹局縣人之肥瘠先已默識之差次高下一出其手籍既定無一人有言不平者秩滿赴常調吏工部連辟爲曹甸河防都提舉都水使者言於朝馬蹄埽河從東北流害田爲多閉之則由徐州東南入海所經皆葭菼荒穢之地河壩腴田可利東明諸縣乃檄公董其役而河水湍駛土木不能勝水面高出堤上危欲奔潰已報都水而督之愈急公具香火禱河伯一昔水落丈餘時人以正直感通許之尋被按察司薦泰和三年遷河北東路轉運司戶籍判官五年選授襄陵令平陽縣屬此爲難治公發姦擊彊尤更致力旬月之頃治效卓然明年秋在所蝗害稼已及縣境公率士庶齋沐致禱其日蝗徑過無留者復爲按察司所保八年授京兆府推官公仁心爲質加更事之久

故決獄之際多所平反京兆大府公使庫例有所給官屬月酒常費之餘率賣之民間公獨以爲不可嘗謂所親言酒果有定額吾屬侵縣官而益私藏非害公平乎三白渠業戶每以爭水爲訟或至殺人浚渠京兆檄幕官行視幕官奉故事往不加意公受檄爲親至渠上求致訟之故果得石刻記渠以青石爲之地蓋渠路歲久爲泥滓填塞受水纔半分溉不能給因闕起而爭之公率役夫浚渠以石地爲限渠浚常歲丈餘自是無致訟者俄致仕愛林慮山水有終焉之志以貞祐二年五月之五日邁疾終於私第之正寢累官輔國上將軍護軍京兆郡侯食邑千戶食實封一百戶兩娶高氏俱封京兆郡侯夫人子男一人璿興定五年擢詞賦進士第官正奉大夫鈞州刺史權沁南軍節度使兼懷州招撫使孫男二人

天英世英孫女三人曾孫女一人俱尚幼瑋以癸卯十月十
有二日奉公之柩葬於林慮縣三陽里東南原禮也既卒事
以公事狀來謂某言劉內翰極之誌先府君墓已納之擴中
矣神道有碑碑當有銘敢質之以爲請某於瑋爲同年生義
不得辭乃爲之銘并敘其平生如此其銘曰
秩侯其腴山澤其癯身處脂膏不以自濡執法與游御史與
居退食自公飲水飯蔬清白所遺吾以觀發源之水初士不
於材相彼潔汗百藝不足一節有餘趙張三王之治聲非不
藹如使九徵至焉而有所愧君子盜諸貪夫我愚曲士我迂
我愚我迂不與義俱無碑有銘大書特書是維古廉吏之墓
可勿表歟

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耶律公墓誌銘

公諱辨才遼太祖長子東月王之八世孫曾祖諱內刺贈定
遠大將軍祖諱聿魯考諱履章宗明昌初拜尚書右丞謚文
獻公生三子公其長也資倜儻軀幹雄偉每以志節自負不
甘落人後年十八以門資試護衛校射者餘七百人皆天下
之選而公中第三俄以公事免泰和中從軍南征攻取三關
以十一騎輕身入光州時宋已復三關復奪而出身被十三
創以功授冀州錄事判官轉曹州司候中夏受兵山東西路
行臺檄公戍東平尋詣北軍議和事遂爲所劫行及居庸關
潛謀歸國奪老幼數萬入都城宣宗嘉其功授順天軍節度
副使賞賜鉅萬扈從南渡奏充孟津提控興定中選授京兆
府兵馬使靜難軍節度副使左降河中府判官復次同知睢
州軍州事兼歸德府推官歷中京兵馬副都指揮使召見問

以軍政利害公慷慨爲之言將相多非其材遂忤權貴出爲許州兵馬鈐轄召授武廟署令壬辰正月公之季弟今中書令楚才奉命理索公昆季北歸二月朔諭旨於隆德殿公涕泣請留死汴京哀宗幸和事可成賜金幣固遣之公歸留寓真定以丁酉歲十一月十有一日春秋六十有七邁疾終夫人靖氏前公卒子男一人曰鏞男孫二人曰誌公奴謝家奴皆尙幼鏞以癸卯秋九月奉公之柩葬於義州宏政縣東南鄉之先塋鏞弱冠而有老成之風以嘗從子學來請銘故略爲次第之其銘曰

以射則絕傳以戰則無當前虎視鷹揚而風義凜然材則人耦奇則天齋志一棺埋辭九淵千年而見白日尙有望於擡蓬之賢

漆水郡侯耶律公墓誌銘

從元文類補

金天興初元三月廿七日金昌府陷靜難軍節度使致仕漆水郡侯貞死之公遼族河間人初以護衛事章宗累遷左將軍貞祐丙子奉旨分領關陝軍朔方兵猝破潼關主帥訛可力不支失利於乾石壕之間將卒多被俘執公義不受辱引佩刀自刺且投大澗中刺不殊下澗數丈礙大樹而止明日朔方兵退左右求公得之扶舁歸洛陽事聞朝廷馳遣尙醫救之卽拜同知河南府事未幾改孟州經略使歷歸德知府西安軍節度使昌武軍節度使知河州再任昌武入爲殿前右副都點檢換左副轉武衛軍都指揮使河南改金昌府升中京以公權留守行帥府事俄拜靜難軍節度使明年請老間居洛陽至是城陷公族屬有在朔庭秉大權者得公兵亂

遺山先生集卷二十一
中將由孟津渡北行公歎曰吾家世受國恩吾由侍衛起身至秉旄節向在乾石壕已分一死今北行欲何求耶乃不食七日而死時年六十七夫人納合氏負遺骨藁葬聊城後二年夫人歿乃合葬焉夫人在時嘗求子銘公墓其歿也其弟重以臨終之言爲託故略爲次第之嗚呼世無史氏久矣遼人主盟將二百年至如南衙不主兵北司不理民縣長官專用文吏其間可記之事多矣泰和中詔脩遼史書成尋有南遷之變簡冊散失世復不見今人語遼事至不知起滅凡幾至下者不論也通鑑長編所附見及亾遼錄北顧備問等書多敵國誹謗之辭可盡信耶正大初予爲史院編修官當時九朝實錄已具正書藏秘閣副在史院壬辰喋血之後又復與遼書等矣可不惜哉故二三年以來死而可書如承旨子

正中郎將良佐御史仲寧尙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散郎中道遠右司元吉省講議仁卿西帥楊沃衍奉御忒哥宰相子伯詳節婦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長樂妻明秀孝女舜英子皆爲誌其墓夫文章天地之元氣無終絕之理他日有以史學自任者出諸公之事未必不自予發之故不敢以文不足起其事爲之辭嗚呼可惜哉銘曰

謂辱也而不屈焉謂喪也而不失焉頽波方東有物屹焉天奪于人我獨也天孰爲爲之樂我所然國殤纍纍骨肉棄捐維公之藏上厚木堅殆天以後死者爲金石無窮之傳銘以表之慰彼下泉

尙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從元文類補

右丞文獻公在大定間所以爲通儒爲良史爲名卿材大夫

者其事未遠當代耆舊尙及見之好問嘗從事史館每見薦紳先生談近代賢臣莫不以公爲稱首公自初入館卽被顧問忠言嘉謀不可一二數及薊州召還世宗始有意大用公於是時汨沒文字間者餘二十年其衰且病亦已久矣故財入政府卽乞罷未幾果以不起聞私竊慨歎以爲生材爲難盡其材爲尤難古之人急於拯世至於分陰爲惜歲不我與忽焉有齋志之恨觀姚元崇之薦張東之與張嘉貞之所以自薦爲可見矣世宗重惜名器百執事之人必擇焉而後用得人之盛近古所未有至於孤儁偉傑之士困於資考限於銓選百未一試兀然而空老者抑多矣以公之材當春秋鼎盛時不能使之極其所至以建久安而隆長治故雖爲章宗所相至論得時行道識者猶以不能亟用爲世宗惜之公諱

履字履道遼太祖長子東丹王突欲之七世孫東丹生燕涼留守政事令婁國婁國生將軍國隱國隱生太師合魯合魯生太師胡篤胡篤生定遠大將軍內刺內刺生銀青榮祿大夫興平軍節度使德元公之考曰聿魯興平之族弟也公早孤養於興平五歲時嘗夏夜露臥見天際浮雲往來忽謂乳母言此殆臥看青天行白雲者耶興平聞之驚且喜曰吾兒文性見於此矣自是日知問學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及長通六經百家之書尤邃於易太玄至於陰陽方技之說厯象推步之術無不洞究善屬文早爲時輩所推爲人美風儀善談論見者懍然敬之嘗以鄉賦一試有司見露索失體卽拂衣去廕補內供奉班尋辟國史院書寫素善契丹大小字譯經潤文旨辭達而理得大定初朝廷無事世宗銳意經籍詔以

小字譯唐史成則別以女直字傳之以便觀覽公在選中獨
主其事書上大蒙賞異擢國史院編修官兼筆硯直長改置
經書所徑以女直字譯漢文選貴胄之秀異就學焉一日世
宗召問公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忠諫恨不與之同時近
世如徵者獨未之見何也公乃感奮爲上言徵輩不難得特
太宗不常有耳世宗曰卿謂我不訥諫耶卿識劉用晦張汝
霖否二人者皆不應得三品朕以其屢有忠言故越次用之
朕豈不納諫耶公曰臣自幼未嘗去朝廷彼二人者誠未見
其諫也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
前弊開忠諫之路以通下情則天下幸甚初議以時務策設
女直進士科禮部以所學不同未可概稱進士詔公定其事
乃上議曰進士之科起於隋大業中始試以策唐初因之至

高宗時雜以箴銘賦頌文宗始專用賦且進士之初本專策
試今女直諸生以試策稱進士又何疑焉世宗說事遂施行
十五年授應奉翰林文字兼前職以大明麻積微浸差乃取
金國受命之始年謨乙未元麻云自丁巳大明麻行正隆戊
寅三月朔日當會而不之會麻家謂必當改作而朝廷不之
卹也及大定癸巳五月朔甲午十一月朔日會皆先天丁酉
九月朔乃反後天臣軌跡其差忒之由冀得中數以傳永久
書成上之世推其精密十九年遷修撰二十年詔提控衍慶
宮畫功臣像以稽程降應奉踰年復爲修撰轉尙書禮部員
外郎章宗爲金源郡王以公該洽每以經史疑義爲質公承
間請曰殿下注意何經章宗曰吾方授左氏春秋公曰左氏
雖授經聖人率多權詐駁而不純尙書孟子載聖賢純一之

道願留意焉章宗善之曰醇儒之言也二十六年進本部郎中兼同修國史翰林修撰表進孝經指解言宋仁宗時司馬光以爲古文孝經先秦所傳正得其真因爲指解上之臣愚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爲急而光獨以童蒙所訓者進之君正以孝爲百行之本其至可以通神明動天地爲人君者誠取其辭旨措之天下四方則元元之民受賜溥矣臣竊慕焉故敢以爲例世宗母睿宗貞懿皇后睿宗厭世卽爲此邱尼當時朝命嘗有國師之號及是世宗議遷祔于景陵朝臣有以孝寧宮碑所載遺訓當用出家禮葬不可違改爲言者事下禮部講求往時主上在潛貞懿身奉釋教業已受朝命必當別葬無可議者尙以人情所難恐傷主上孝心故出明訓使之遵行出於母慈灼然可見本不知有今日之事而然

今則子爲天子母后稱號不得不尊國師之命固已革去矣向使主上登極之後貞懿萬福尊崇之數自有典常母后聖性明達必不重違有司之請以從桑門之教以此言之碑文所載不可質於今日明矣從之世宗嘗問宋名臣孰爲優公以端明殿學士蘇軾對世宗曰吾聞蘇軾與駙馬都尉王誥交甚款至作歌曲戲及帝女非禮之甚其人何足數耶公曰小說傳聞未必可信就令有之戲笑之間亦何須深責豈得并其人而廢之世徒知軾之詩文爲不可及臣觀其論天下事實經濟之良材求之古人陸贄而下未見其比陛下無信小說傳聞而忽賢臣之言明日錄軾奏議上之詔國子監刊行俄以疾求解世宗憫其勞授薊州刺史爲郡寬猛適中旬月之間政聲藹然此州寶坻鹽司所在瀕海之民煎鹵而食

鹽官時以弓兵捕之亦有平民被羅織者一陷於禁往往爲之破產官吏疾其然凡以鹽事逮捕者一切勿遣或捕得弓兵則幽之獄中鹽司隨亦取報前後數政不能解一日捕得弓兵公召僚屬諭以和解之意卽縱遣之口授文移過爲謙抑鹽官大爲感悅前樊遂革薊人至今德之是年車駕東狩過州聞公疾稍平召爲翰林待制同修國史明年擢禮部侍郎兼翰林直學士進官五階世宗不豫詔公入侍遂豫太師淄王定冊之功二十九年春三月章宗卽位進禮部尙書兼直學士同修國史特賜孟宗獻榜進士及第初世宗遺詔移梓宮於萬寧宮章宗詔百官議其事皆謂當以遺詔從事獨公奏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大行於離宮乎上從之乃遷座於大安殿七月拜參知政

事兼修國史進官兩階公辭以才薄任重恐貽天下笑章宗曰朕在東宮時熟卿名今觀卿言行無不可者故首命相朕此自朕意非左右爲之先容卿其毋讓公乃拜命自以兼直學士入拜乃舉前代史院故事以錢五十萬送學士院學者榮之明昌元年進尙書右丞夏六月丙午春秋六十一薨於位天子聞而震悼戊申權殯於都城南柳村詔百官會喪中使宣慰其家賜錢一百萬秋八月辛巳車駕臨奠宰相百官陪賜諡曰文獻賜錢二百萬帛四百匹重幣四十端九月庚午葬於義州宏政縣東南鄉先塋之側其發引也敕百官郊送遣使祭於路給鼓旗二十事以導詔同知臨海軍節度使營護喪事凡飾終之具皆從官給哀榮終始當世莫及積官正議大夫漆水郡開國公始娶蕭氏遼貴族再娶郭氏岷山

世胄之孫三娶楊氏名士曩之女公以時制人子之養於諸父者不得別贈所生父官故三夫人皆亦不爲請封子男三人曰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辨才曰龍虎衛上將軍贈工部尙書善才曰領中書省楚才女三人嫁士族男孫四人鈞鉉鏞鑄公資通敏善辭令胸懷倜儻有文武志膽酬酢事變若迎刃而解與人言必盡誠無隱得人一善若出諸已至稱道不絕口推賢讓能力爲引薦後生輩借公餘論多至通顯論事上前是非利病惟理所在未嘗有所回屈世宗朝御史大夫張景仁領國史公爲編修受詔修海陵實錄他日世宗問侍臣海陵弑熙宗血濺於面霑及衣袖景仁何爲隱而不書或曰景仁事海陵頗被任使故爲諱之世宗作色曰朕不謂景仁乃有是心公曰臣與景仁嘗有隙必不妄爲蓋蔽然景

仁未嘗有是心也世宗曰景仁與卿何隙曰臣以小字爲史掾景仁以漢文爲史官子奪之際意多不相叶且謂臣藏匿遼史秩滿移文選部使不得調此私隙也今對上問公言也臣不敢以私害公世宗又曰隋煬帝弑逆血濺於屏史亦書之卿謂景仁無是心何不如隋史書之曰煬帝自諱其惡故史臣不載之帝紀而詳見於他傳此所謂閤而章者也海陵以廢昏爲辭明告天下居之不疑此不同也且與之弑君而不辭血濺之罪雖不書可也世宗怒遂解章宗朝太府少監李特里先爲漢王長史吏卒苦其苛暴誣以怨望語連漢王有司論當死公上封事言陛下飛龍之始當以親親爲先李特里之獄本出構成就使實如所論猶當以漢王之故容之況疑似之間乎書奏卽日原之初與平養公爲子後生子震

興平捐館悉推家資予之及震卒妻子貧無以爲資復收養之族人負人債而宦遊不返者公代爲輸息者十年旣又無以償遂代償之奉使江左得金直千萬皆散之親舊旬月而盡薨之日庫錢裁餘二千而已體素臞瘠一旦暴得吐疾登至委頓家人憂懼不知所爲公曰死生如去來人之恒理何憂懼之有取吾冠服來服之怡然而逝其安常處順又如此晚稱忌言居士有文數百篇論者獨推其撰著說蓋不階師授而獨得之者癸卯秋八月中令君使謂好問言先公神道碑泰和末先夫人教授禁中章宗以魏搏霄所撰墓銘爲未盡欲喬轉運宇爲之而不及也今屬筆於子幸而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好問再拜曰謹受教乃爲之銘曰
德星煌煌出東方讓王七世蔚有光高陽苗裔襲眾芳得易

貞幹書潛剛帝前巍冠講虞唐德音一鳴鳳朝陽謂公不逢相明昌謂公爲逢違所長風后力牧望顏行老之著作暨典常興陵用公殆未嘗止山萬牛債且僵顧以根闌待豫章繫國短修奚我傷維公之息季獨良不周柱天屹堂堂有來殷士作裸將力挈一世歸壽康沂游推之公不亾千年萬家置冢旁龜石有銘示不忘淵兮漆水其未央

遺山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八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平定後學張穆頤洲校梓

碑銘表誌屬

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

天兵南下經略中土歲甲戌秋師次燕西今行臺龍門公年甫十二隨其家人避兵德興之禪房山既而盡室被俘公在一大首領麾下日避役御營犒宴之人什伍為偶公輒入座共食意態自如上舉目見之親問姓名及所以來者公跪自陳主帥不見卹無以自存願留止營中上召主帥名索公得之隸中宮帳下不三四年諸部譯語無不嫻習稍得供奉上前公資稟聰悟異於常人進退應對無不曲中聖意未幾擢之奉御之列出入帷幄寒暑旦暮斯須不少離千載之會

實始於此其年出使諸道所至以稱旨聞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爲西遼歷古蹟兒國訛夷朶等城戰合只破之遂征遼丹之斜迷思於普花見拒印度噴木連破其軍二十餘萬公皆在焉五六年之久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上試公已久熟其材量而憫其勞苦隨以西域工技戶四分二千之一立局燕京兼提舉燕京路徵收課稅漕運鹽場及僧道司天等事山東十路山西五路工技所出軍立二總管公皆將之錫之玉印金虎符公上奏臣有舌在不煩符節意以爲聖訓諄復孰不畏服臣口能宣布之因固讓金符於佐官宋元高逢辰別請銀章而歸是後立行宮改新帳殿城和林起萬安之閣宮闈司局皆公發之明聖繼統萬國連紹勳舊大臣行尙書省事於漢境節制所及凡二十餘道分陝之命公實膺之以公前

後而言蓋勝衣而入侍燕間未冠而肅將使指帶刀宿衛從事獨賢周廬徼巡靡國不到經涉萬里出入三朝仁信篤誠自結知遇至於成白門之婚媾讒夫之媒孽新宮落成則以有功徧諭中州撫治則以無過見知合侍御而爲家人父子之親由爪牙而得股肱心膂之寄眷顧殷重賜賚稠疊開國舊臣莫與爲比古所謂攀龍鱗附鳳翼依日月之末光挹雲雨之餘潤者蓋不足道也公每以國恩天大不勝臣子區區之情丙午冬詣闕拜章旣以鄉郡所創大清安寺爲僧眾祝嚴之所矣恭惟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姑姊羣從仁卹嫻睦率從大慶得之而於揚名顯親尙或闕如人子之心其何以自處乎乃命家老件右積叅之舊命文士撰述銘諸麗牲之碑謹按劉氏世居宣德縣北鄉之青魯里孝弟力田蓋有年矣

會大父雲自遼日爲大家有子四人曰璋曰瓊曰玠曰瓚玠之子四人顯仁字仲明祖仁字仲昌用仁字仲至體仁字仲康仲至府君卽公之考也公家故大族又以貴雄其鄉委積豐實畜牧蕃息北山之奚家關西鄉之土厚皆有別業與世官榮祿家同里開出入遊觀裘馬相尙輕財好施少不靳固求者多所全濟故州里以陰德稱焉府君娶同鄉李氏生三子長敦字德厚季效字德信皆無祿早世公其第二子也自大父以來不常厥居而其先塋止於青魯西北原而已竊嘗攷於陽報之說天造草昧利用建侯豪傑之士乘時奮興以取功名富貴者抑多矣虎或鼠化蛇非龍諱亦奚必以憑藉積糝而爲言然質之古人袁氏之四世五公高密之重侯絜將一得於平反楚王英之獄一得之統百萬之眾未嘗妄戮

一人遠則傳記所傳近則耳目所接見若此者眾殆不可勝舉惟天愛民甚一物暴陵則天氣爲之舛錯故愛人者必有天報報施所不及者特十百而一耳使憑藉積糝一切以諛辭折之則神理或幾乎熄矣公家出燕遼之大姓席曾高之世業華腴之奉鬱爲素侯至於排難解紛周急繼困任俠尙氣與時貴並名源溪流長概見於此惟公資風土之厚炳川岳之靈威德沈潛策慮億億坐鎮衰薄含納垢污獨見幾微之先審度剛柔之際人不能一我則百之若夫武臣宿將專制方隅交搆旣興怨嫌斯在公折之以正理示之以赤心智勇旣殫重爲輯睦又若失意杯酒意氣妄加人以兵憂我惟誠往和氣甫浹而宿怨已平又若論列御前皆天下大計辭情激烈上爲動容一言興邦古無與讓至於賓禮故老崇尙

儒雅古今治亂了然胸中慕高賢之歸休師道家之知止無
心富貴而富貴如見逼畏遠權寵而權寵常自至年甫知命
福祿方來其淡略遠圖忠良明智上以尊主中以庇民下以
爲劉氏無窮之傳當大書特書屢書之不特一書而已也夫
忠以報國孝以起家立身行道之義彰慎終追遠之德厚不
有金石後裔何觀乃爲之銘公名某字德柔以小字某行八
子某其長已襲世爵云其銘曰
有佳者城武寧其原是爲龍門
劉爲大家出用武
國從公會門孔武且願孔武且願唯幽燕之習會是義俠而
多潛德斤斤我有見於幾年甫勝衣知大福所歸惟左右
是奉而不違開闔風雲出入範圍婉變龍姿躍而天飛股肱
心膂成體而一穆陵無棣賜履而十命以南伯方國是式于

蕃于宣汝明汝翼工山其崇川谷其容望之巍然允矣鉅公
紀有旂常勒有鼎鐘何以配之錢氏表忠袞冕巍峩奮無所
階世尋丕祚公有自來宗起起宗疇宗之德公泝其流謂必
有開公侯之世其終必復家食舊德史遺往躅獄有平反將
無妄戮神理不遐敢專其福岷山導江小川三千發源濫觴
其必不然我作銘詩述劉宗之先祝公肩壽而保魯爲忠孝
無窮之傳

歸德府總管范陽張公先德碑

范陽張公漢臣遣其參佐陳玠李侃侯珩自曹南走書幣及
子於順天嘗謂予曰子良不敏爰自束髮以良家子隸軍籍
轉戰南北將四十年焉藉先世積善之舊生還鄉國乃辛丑
某月得用侯伯之服之禮展省墳墓攷之令甲諸仕及通貴

廟與墓俱有碑應用螭首龜趺之制竊不自揆度思得文士之見信於人者撰述之以侈光寵以昭前人以俟百世之下維吾子惠顧之曩予在大梁承乏左曹之都司壬辰之圍外援阻絕危急存亡朝不及夕或有言宿州節度宗室眾僧奴之幕客張子良由間道齎奏牘至者都堂趨召問所以來公爲言國用安自漣水來歸糾合義徒刑牲歃血誓爲勤王之舉以游騎旁午跬步千里無敢進奏者子良感激自奮獨與裨將張平夜行晝伏間關百死乃今瞻拜京闕幸疾得歸報無失事機卽日召對便座勞賜殷重凡奏牘所請眷倚用安者無不開允符節印綬衣帶弓矢書詔誥命凡繫之左曹者予得與聞之朝議多公機警絕出占對詳盡雖素官無以過嘖嘖稱歎率以遠業期之及公將使指還都人日望東師之

至而用安天奪之魄心計蹉跎進退狼狽迄無所成公信義昭著獨爲時論所保任故繼有鷹揚騎都尉涂宿節鉞之命予亦備聞之公初北歸介於東明商君孟卿父子及崔君君佐王君安仁兩君以此碑爲言蓋公頗知子而予亦嘗望見眉宇於眾人之中願交之日久矣誠得秉筆以相茲役使孝子之情盡諸侯之禮備固所願也其敢以固陋辭維張氏族出范陽其家於縣東仇家里者不知其幾昭穆矣自公會大父甲而下皆隱德不耀大父臣甫資稟高亮不親細務恤貧乏樂施予又謹於事佛日誦般若爲課重惜物命未嘗烹割行及庖福聞家人茹葷則睨而不顧壽八十有七怡然坐逝祖妣王氏李氏生子三人其季諱珪純質有父風明昌壬子之夏三水汎溢漂壞廬舍至於正壠亦爲湮沒珪與長女李

道山先生集 卷二十八 五
乘船後百計訪求僅得祖考遺骸於泥淖之下其瀕於死者
屢矣妣宋氏慈仁勤儉孝於舅姑生子二人長卽公次日子
明子明仕爲鄜州洛郊主簿母有前識謂公材幹特達後當
貴顯常戒之毋妄殺以仁愛爲懷墓故在三水之陽懲創水
禍改卜其陰乃在所居之西南原見於辛丑新阡者特二世
耳初大安兵興公以材選爲軍中千夫長以功遷都統時耕
稼旣廢道殣相望乃率涿州定興新城戶數千就食東平甲
申秋樞密院檄公遷壽春充防城都提控州將夏全反覆變
詐動與公不相合公謀舍去之未能也壬辰正月全劫州民
出屯雞口州隨爲李敏所據公棄家屬募死士數十輩徑入
敏營敏一夕三召公公辭情慷慨感動左右三欲害公而不
能也夏全北行公與宿州帥尅戶烈阿虎劫之遮老幼數萬

靈壁之圍遂解全不勝憤會邵徐軍來復讎公復與宿帥眾
僧奴所全營於鄆縣全僅以身免至遺其金虎符而去未幾
疽發背死於揚州公在兩淮初非本策重以地土卑薄風俗
不相一感念先壠遂有鴻鵠高翔之志以戊戌冬擁麾下數
萬眾自泗州北歸大帥以聞隨拜額制方面之命嘗謂全燕
疆界廣闊風土完厚自秦滅六國而郡縣之迄唐中葉盧龍
一軍雄視趙魏鬱爲大鎮以棗栗之利車騎之盛言之則爲
用武之國以太行恆山挾右碣石入於海言之則爲天地之
藏海山沈雄通貫斗極人稟其氣而生或客於其鄉或仕於
其國率多魁偉敦龐宏傑之士至於游談劍俠崛起閭巷間
而掉臂於王公之門排難解紛遂以功名顯者往往而在蓋
不至於人物渺然絕無而僅有也漢車騎將軍之子孫散居

涿易間雖譜謀散亾無從攷按其風聲習氣歌謠慷慨風流
猶存耳公策慮億億氣節豪宕其走夏寇使大梁特暫有所
試已足以信眉高談無愧天下況乎膂力方剛委任伊始側
聞下車睢陽首以增築學舍爲事幕府省靜日得近見文儒
攷論今古衣冠之整潔車騎之閑雅駸駸乎承平禮法之舊
他日極其所至豈特長一道將軍而已耶故予旣論次先德
并以公出處附之欲人知張氏所以起其宗者蓋如此其銘
曰
立木柏松文石龍蛇鬱彼新阡鄉國之華千騎來歸大纛高
牙展墓而入州人驚嗟繫張世之先秉心柔嘉播而穫之猶
上農之禾月計之則有餘理無僭差西州旣東兵連兩河鋤
耨棘矜奮而橫戈矯矯維公屹立不頗維軍律是從戰功日

多夏寇黥髡劔佩巍峩食飽而颺誕爲盜夸公所其營壯士
無譁慙憤亾幾時化而蟲沙有來同盟唇齒輔車詣闕拜章
畏途褒袞孰爲田疇而充負荷公之義聲金石不磨大邦維
翰淮海無波公力方剛公壽亦遐相彼發源淵其未涯我卜
行營之原當置萬家

臨淄縣令完顏公神道碑

公諱懷德字輔之以小字得孫行族完顏氏隸上京路司屬
司武元文烈之從弟劾徹封國於趙子斜不出降國而郡封
於金源子阿魯熙宗朝平章政事子習捏驃騎尉上將軍義
州節度副使卽公之考也母曰金源郡夫人郭氏公其子也
甫成童以宗子第五從承應走馬局俄遷內承奉班三歷監
務用課取調密州倉使衛紹王至寧元年選注臨淄令公生

長華腴而能以法度自檢初到官吏民畏公修整謂其中有不可測者及見其不飲酒不畏怒不事苛細不以榜掠立威不三數日上下歡然猶一堂之上矣貞祐二年受代有期而中夏被兵盜賊充斥互爲支黨祗至數十萬攻下郡邑官軍不能制渠帥岸然以名號自居讎撥地之酷睚眦種人期必殺而後已若營壘若散居若僑寓託宿羣不逞鬪起而攻之尋蹤捕影不遺餘力不三二日屠戮淨盡無復噍類至於發掘墳墓蕩棄骸骨在所悉然獨臨淄之民感令君之仁視猶血屬百方藏匿有以令家父子甘就死地者人心既定確然不移其掩蔽愈更深固如是數月之久大帥駙馬都尉僕散公統兵而東乃詣軍自陳都尉知公仁愛所感脫身於萬死不一生之地承制拜官公南歸之計已決再四退讓乃聽自

便是後僑居亳州無復宦情以宣宗興定五年十二月之三日邁疾春秋六十終於私第之正寢越三日權厝某所夫人郭氏亦功臣藥師之女孫封號如其姑子男一人曰從政男孫三人阿海蚤卒曰守英曰守傑女孫一人嫁須城令信果蚤卒曾孫女二人尙幼天興壬辰河南賊從政率老幼千人歸行臺特進公於東平給使帳前承事旣久委之筦庫之任稍遷工匠副官今年閏月今相君度其付委未盡改本道課稅所副使未幾進副爲長且授以提領之職提領永念先世積業之厚兵亂流離猥蒙特進公父子特達之遇思所以顯親揚名者唯金源陪葬大房平章出鎮錦州而薨於鎮葬此州之某山副節度葬宏政之宏山下臨淄邈在河外誠懼陵谷變遷墓失其處則遺孤投死無後矣乃遣長子阿海護輜

車而北卜安厝之宅惟須城東金谷鄉之盧泉爲吉定爲新
阡我先府君是爲北遷之祖竊謂私門之事無此爲大乃於
省介參某人以墓碑爲請蓋提領君之子壻世昌子門弟子
也故子於君之平生頗知其崖畧君嘗以族屬授官而不樂
仕宦宗室諸老怒其間放自棄欲強致之京師君百計求免
久乃得遂然亦以覃恩從進義校尉至昭勇大將軍矣毫下
多世官恣縱不法良民或被侵愁者往往以氣使訶護之識
者稱焉毫被兵而軍亂軍中有挾宿怨謀相圖者主者私以
情告君得先事爲備竟免於難迄今身領漕政守英官胡魯
女孫適某人循流測源豈偶然哉銘曰
殷士黼皐厥作裸將亦惟我周王德而不彊遼江汎流王謀
散亾獨金源有傳見於東方見於東方朱芾斯皇維先世所

歸陪燕大房再遷而南邈如投荒喪亂宏多曠於烝嘗溫序
思歸睠言涕滂輒車北轅金谷其藏鬱鬱佳城松楸有光惟
彼臨淄銅墨之良梁肉疲羸紈袴冰霜惠利所漸愛於桐鄉
殆天以慈衛之俾壽而康何血肉之場而有萬夫之防侃侃
嗣侯福艾耆龐對於前人祇懼弗忘八世相唐本仁柔之梁
天道靡常福善其當我卜盧泉之原萬家其旁

費縣令郭明府墓碑

公諱嶠字子崇族郭氏世家臨潢之長泰曾大父英潛德弗
耀大父願誠遼日進士擢第由左班殿直仕至侍御史生二
子長曰元徽金朝詞賦甲科未仕而終次日元弼換遼官充
尙書省譯史遷儀鸞局副使遂占籍大興左警巡院興陵朝
詔舉內外官三十年無過犯者宰相以儀鸞姓名對且薦其

清慎有幹局特旨進階五品授遼東路轉運副使生二子長曰岐大定十九年進士釋褐薊州軍事判官車駕東獵聽萬姓縱觀上親問薊州孰爲好官父老合辭以軍事判官對問之它所對如前上欲擢爲朝官以避親換宛平令參遷監察御史戶部員外郎歷解淡單三州刺史終於大名等路按察副使次則公也公早習學業知詩文律度以父住試補尚書吏部掾屬終更調禹城南宮丞再調沂州防禦判官以廉能升兼費縣令資稟孝友臨政仁信篤誠不事表襮既久吏民安之歡然有父母之愛使者復以廉幹聞貞祐之亂河朔郡邑在所陷沒費亦受兵公能以計自脫家四十口逃難解散無復歸顧之望兵退縣治復立不旬日農民護送公族屬皆獲完聚下迨狗馬無所棄失同官諸人均被殺掠有不遺噍

類者識者謂公之仁政驗於此矣公春秋已高無復宦情長子令永寧洛西山水佳勝衣冠之士多寓於此公與賈吏部損之趙邠州慶之劉文學元鼎李澤州溫甫劉內翰光甫名流陳壽卿薛曼卿申伯勝和獻之諸人徜徉泉石間日有詩酒之樂天興元年二月日年七十有六先洛陽陷一日以病終於寓舍官懷遠大將軍上騎都尉汾陽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娶高氏上林署令某之女封汾陽郡君子男四人適祖繼伯氏按察副使房以廕仕爲太原交鈔庫使歷陽曲令終於府治中嗣祖以祖廕試補刑部掾自同州錄事永寧中升陝縣令入爲吏部主事員外郎京師大司農丞天興初授本路安撫使兼行大司農分治戶部事今爲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興祖以公廕試補戶部掾今爲燕京總府參佐顯祖未

仕男孫九人曰蒙曰履曰泰曰謙曰豫曰隨曰臨曰觀曰賁
女孫五人長適士族涿州王氏次適燕中王氏餘幼在室夫
人前公三十年卒耐宛平魯郭里東原之先塋孤子等以壬
寅三月日奉公衣冠合葬於汾陽郡君之墓禮也好問往在
洛西辱公以篇什見賞且於二子有通家之好見屬墓碑不
敢以固陋辭因爲論次而系以銘其辭曰
析木天街闕戶海堦唐風具存不爲遼遷公生其間氣質渾
然人門其華詩禮其傳可以登三老賢能之書而屈於吏銓
有來銅章仁信藹然淪浹之深人合而天崑岡火炎之日繼
負不捐孝于親而賢友于弟昆而賢孝友而施於政又其賢
愷悌君子胡不百年我知岷江之濫觴三百維川大書豐碑
識公之阡是惟良民吏之墓過者式焉

廣威將軍郭君墓表

貞祐初中夏被兵二年之春兵北歸既破平陽取道大原分
軍西六州時岢嵐無主將同知軍州事完顏昭武以城守計
訪於君君爲言城守固善然自北兵長驅而南燕趙齊魏蕩
無完城公獨欲以掌許地抗埽境之兵強弱眾寡無乃不敵
乎且守禦有具非倉猝所能辦就使可辦客軍皆有去心驅
市人而使之戰果何恃乎兵家有戰有守不能戰不能守唯
有避其鋒耳今游騎已入境不蚤爲計則悔無及矣昭武者
從君言乘夜以軍挾老幼走西南龍門砦北兵隨至汾石嵐
管無不屠滅唯岢嵐無所得而還宣撫司錄君功以便宜授
嵐谷簿攝錄事至今鄉里皆以一州之命自君得之君諱瑁
字子玉姓郭氏世爲岢嵐人唐以來忠武王之子孫散居汾

遺山先生集 卷二十一
晉間不見於譜系而得之承傳君蓋其苗裔也曾大父晏大父興父詡三世在野然自大父以來以賞雄鄉曲任俠尙氣樂於周急嘗日出緡錢一千以給匄者如是數十年故人以陰德歸之君弱冠以律學應選再上不中議罷舉會明昌官制行乃用良家子明法理慎動止推擇爲吏歷仕州縣久敘年勞授忠勇校尉自嵐谷簿調隩州知法改平陽知法河東南路行元帥府檢法兼提領犒賞興定元年入爲尙書左三部檢法改嵩州知法遂充行尙書六部主事叅官廣威將軍汾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以正大二年歲在乙酉正月元日春秋五十有八終於嵩州之寓舍君天稟渾厚有晉人淳篤之風自持者甚廉而施予無少厭議獄餘二十年仁心爲質所以致忠愛者無不盡在隩州明劉狗兒者無罪積年之

冤不數語而決闔郡爲之稱快寧化頻年荒歉時疫流行君躬自調護多獲全濟取後主部事危急之際調度百出君區處饒饗視民力爲緩急上官以吏能許之莘公胥和之參政李公君美雅知公才及行臺平陽首被獎拔宣慰使李公仲修亦以恩門之舊時以書問及焉居伊川旣久先以酒交於屏山李先生之純許司諫道真歸老此州與馬倅之良趙宰壽卿日相追從徜徉山水間雲屏泛舟見於圖畫其爲名流所重如此身歿之日送葬之人傾動州里行路爲之悲愴則君之生平誠於接物不以貧賤爲輕重者於此見之夫人同郡李氏閨門整肅有婦師之目封汾陽縣君後公八年歿於襄陽子男五人長曰蛻用丞相高壽公薦試補隨朝掾屬充平陽孟州兩帥經歷官嵩州刺史次日仲或舉進士次日擇

善棄家爲黃冠次日仲文以君蔭補遙領西安軍節度副使
次日仲器亦用蔭祗候承奉班蚤卒女一人曰妙延爲女官
孫五人曰汝霖曰棟曰同寅曰叶恭曰和衷曾孫三人皆幼
某等將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附於郡北天澗南原之先塋
歲甲辰冬予過洛西仲文方從事鄧州之行幕介於教授吳
子賢涕泗百拜以墓表爲請仲文溫淳有蘊藉一府之事皆
所倚辦擇善操履能正博於立學道價重一時而竊嘆郭氏
世業淳雅晉人少見其比推究源委知廣威君之後方興而
未艾也乃爲論次之而系以銘銘曰
敦兮其純良有自勝之剛溫兮其慈祥無寡恩之傷橫流湯
湯身爲舟航拯溺於其鄉再世而昌神理孔彰吾文表之尙
以發其幽光

潞州錄事毛君墓表

君諱某字伯朋族毛氏世家臨清靖康之亂遷大名遂古籍
焉曾大父瑜宋成忠郎大父詢金朝初洎弟評同登進士第
仕爲泗水令官至朝散大夫父大壯廣威將軍永年縣主簿
內翰東明王公百一述先德備矣永年三子君爲之長自幼
以孝稱友愛二弟遂及宗黨資稟剛毅廉介自守人不敢以
非禮犯之明昌中以父任係承奉班歷監差者五皆以課取
聞而未嘗以勺水自及泰和初超靈寶縣主簿令有故不事
事君攝縣務者幾年平賦理訟有愛利之實憲司以廉能
舉之將受代丁太夫人李氏憂赴喪之日老幼號泣攀送數
十里不絕其得民如此禫服向終復遭大故比葬斬焉衰經
中日誦佛書爲課迄於終制言動之間鮮不如禮人以爲難

能大安初北鄙用兵選授昌平縣軍資庫使到官未幾而大敵至吏民狼狽逃死隨潰軍而南庫所貯金帛先備犒賞用者以鉅萬計姦人乘亂公爲攘斂同官亦挾輕貲而逡僕隸因以爲言君訶之曰官不能守旣無所逃責矣尙敢以盜竊自陷違天理累子孫乎貞祐元年調潞州錄事待次鄉里府尹知公有幹局檄監漕事赴都時游騎充斥道路阻絕篙工役夫日議逃避君安慰百至糧運竟達尹益以軍食付之乙亥冬敵再至大名受攻君方計餽饗而城已陷兵人脅君使降怒其偃蹇不爲屈欲兵之君盛氣憤激義不受辱大叫觸牆立致殞絕得年五十實十二月十有二日也兵退葬之府城北三里所吳莊原之先塋積官廣威將軍勳騎都尉封榮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夫人涿郡王氏泰和名臣大尹儵然之

女孫封榮陽縣君畧通書傳事舅姑孝謹訓飭二女動有禮法中表以婦德母儀歸之稟命不融與君同日遇害子男四人居謙明威將軍臨淮簿居政忠顯校尉魏縣五星鎮酒官居仁修武校尉通許醋監喜喜蚤卒女二人長適千戶喬惟忠次適順天路軍民萬戶張德剛男孫三人漸業進士渙澄皆尙幼初君欲就蔭補而弟廣威將軍敬之年未及君待之數年竟與同解而仕敬之仕宦連蹇坐課殿被拘君每加營護事過之後慮其不自安不復一語及之兵興以來良家子多從軍君昆弟未嘗別籍丁壯六七輩軍帖下敬之房一子被選其母以征人往往陷沒行坐涕泣君聞而憐之卒以己之子代行女弟嫁上谷畢氏游宦隔闕無歸省之便君問遺殷重不以遠道爲嫌二女及笄州里名門競求姻對君俱

遺山先生集 卷二十八
不之許夫人問之故君曰吾女賢淑當媿貴官筦庫常族何足辱之卒之兩壻皆開國勳臣寶書龍節位望崇顯在當代侯伯之右庇廕所及外舍有光誠不負君所期矣居仁避亂南渡居數年始知二姊所在羸服裹糧千里就訪及兵破河南張侯委居仁舉夫人族屬之留汴梁者北歸令羣從安居雞水之上歲時燕樂復見大門之舊雖出侯恩義而德義之力爲多順天盛衣冠德義從先生長者授諸經章句駸駸乎性理之學君之世蓋未易量也曩予婦翁提舉君以宗盟之故泊君伯仲通譜牒恩文備至有骨肉之愛奉公夫人之命德義以墓表爲請因爲論次之君尙多可稱弗著著以孝爲忠者其銘詩曰
義如泰山力莫勝惟其舉之孝也能受親髮膚敬所承一許

之國刃可陵我思古人得伯朋任重道遠毅以宏大河無梁豈樂馮以孝則勇信有徵千年華袞取美稱禽息鳥視奚足矜忠臣之門後必興天何言哉理則應

遺山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